

樂

源

問

答

樂源問答卷八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子書今所傳者九十三家以鬻熊子爲首然子略載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彼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云云而書中有康叔守殷事賈誼新書又有成王問鬻子之文按史記楚世家鬻熊事文王早卒其子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于楚夫鬻熊既早卒所封又其曾孫

而書中載及成王時事則是書非鬻子手定乎馬
宛斯亦疑鬻子之壽過長與史記不合然與答曰

周公年九十九見風俗通論衡周公太公一百四

十歲見金石錄竹書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召公

一百八十歲見論衡趙岐註孟子畢公弼亮四世

亦享上壽鬻子之年何足異乎惟其書必謂鬻子

手定亦未然劉彥和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

咨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似出後人編輯

問金生粟死之說答曰管子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

貴商子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竟
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
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
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先後合符如此
問墨翟史記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孟子闢楊墨
後世黜楊而不黜墨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廉
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呂氏春秋不苟論列子
惠盎與宋康王語鄒陽上書於梁孝王及賈誼徐
樂皆以孔墨並稱范蔚宗又言墨孟之徒至唐代

尤篤信墨子故開元中以之從祀孔子廟庭韓昌黎尊孟子正以闢楊墨而著讀墨子一篇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之語墨子果有不可廢者在歟答曰墨子之學雖偏而有實用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淮南子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讀其節用明鬼兼愛非樂節葬誠皆夏后氏法也然則矯末俗奢淫之弊追古

昔樸素之風非墨子其誰與歸○尊重子書亦隨
時代升降荀楊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漢世獨尊
荀子太史公稱爲老師與孟子同列傳當時稱荀
卿而不名老子慘刻少恩莊周以荒唐之詞鳴而
呂覽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以老子列孔子前陸
德明經典釋文以老莊二書列論語後爾雅前宋
政和中又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別爲一帙尊道
德爲大經御製註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并
禁以耳聃伯陽字命名

問周末秦漢所以重荀卿者以李斯斃其師說也今
讀其書非十二子性惡等篇誠有如蘇長公所論
剛愎不遜自許太過者王伯厚亦云荀子言非其
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則荀子亦有戾于聖門矣其書何以猶傳答曰荀
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入于善孟子言性善欲
人之率性而勉于善特荀之言較偏耳畢竟聖人
說得圓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
不移後世言性者固可一掃而空之矣然荀子之

書非無可採如勸學篇朱子及真西山讀書之法亦師其意其他與小戴大戴兩記相出入者頗多學者所當留意焉。○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堯舜耶湯武可以反之卽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卽爲堯舜而必待于反之卽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知孔孟之旨同則荀子性惡之說雖意有所激而其偏愈見

問呂不韋作呂覽書成布之通衢有能增損一字者
予千金人莫能難高誘序文曰時人非不能增損
也蓋憚相國之勢耳然與答曰然也然懸金事亦
不止呂氏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曰呂氏淮南
事直千金註引桓子新論云秦呂不韋請迎高妙
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
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延示衆士莫有能變
易者今人但知呂氏爲懸金矣

問列子云衣則裋褐食則粢糲裋常恕切今人率用

短褐誤與答曰漢書短褐不全杜詩賜浴皆長纓
與宴非短褐短褐短褐皆有本

問汪堯峰魏和公皆引郚人簡氏之說辨揚雄未嘗
仕莽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
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
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年合四十餘不將
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
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祀甘泉
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

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百二十一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以是知雄決無爲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云云然否答曰是說也見雷翠庭先生讀書偶記中蔡次明已駁之詳矣其言曰漢書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班固贊曰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

來京師大司馬王音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幸
甘泉爲永始四年事長楊校獵爲元延二年事則
雄之待詔承明當在永始三四年也雄年四十餘
官京師亦烏知其爲四十九與四十一耶若以四
十一當永始四年事則天鳳五年卒適當七十一
歲安得從建始改元算至天鳳五年疑近百歲乎
雄仕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非謂雄歷官止三世
也且當莽時雄已爲大夫豈得云不徙官乎孟堅
作史去雄沒纔四十餘年不應錯謬如此紫陽千

秋直筆特書莽大夫豈其以訛傳訛漫不詳考証

千古之是非哉桓譚新論則無稽之言不足辨也

問弋人之慕今人襲用已久先生謂慕字係篡字見

揚子法言其誤始於何人答曰唐張九齡感遇詩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誤篡爲慕後人沿之然

相習已久改從其朔鮮不以爲恠矣自非博學如

周益公者烏知運籌帷帳之非誤哉○俗稱沿誤

而不能正者如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稱地

師爲堪輿說文貪財曰饗貪食曰餐今稱貪食者

爲老饕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小謝
詩本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竟以四
月爲清和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波薛令之爲左
庶子以詩自嘲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
何所有苜蓿上闌干是東宮詹事庶贊等官今以
苜蓿盤專屬之學博漢制令僕六曹尙書八座也
唐制二丞相六尙書八座也今以八人扛輿爲八
座生民詩誕字朱子以爲發語辭今以生日爲誕
日古云起復乃奪情也綱目房元齡以母憂罷職

未幾起復本職龍川志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
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
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
詔起之上章三辭然則起復二字指喪服未終言
耳今以服闋後再入仕爲起復少陵贈嚴閣老詩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時嚴武方爲給事中通
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飲曰二閣老不用封勅
蓋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今以閣老爲宰相之
稱史記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如淳註云

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蓋說文健訓伉羨訓貪欲故耳今以健羨爲愛慕之稱上古之世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勞曰無恙乎非爲疾也容齋隨筆引公孫宏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註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今以恙爲疾病之稱八分書蠶頭隼尾字體大概如八如分隸書者秦時變篆而趨簡易文書用之以吏胥所寫故曰隸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楷書也六體書論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

真正亦曰真書今以隸書爲八分書之稱左傳里
克曰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今以撫軍爲巡撫
之稱眉山蘇氏瑩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有私
印刻老泉山人東坡居士八字子由祭子瞻亦云
老泉之山歸骨其旁今以老泉爲乃翁明允之稱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
傳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註李使人也今以
行李爲作客之衣裝唐人遠方遇赦得改近地曰
量移開元二十七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

故李太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相逢問
愁苦淚盡日南珠韓退之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
有句云遇赦移官罪未除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有
句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今以量
移爲賀升遷之稱漢書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
調匡衡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顏註並訓調爲
選廣韻調讀去聲者訓選集韻又訓爲試是調者
乃初任試選之義今以居官更換他缺爲調故有
陞調對調改調降調之稱

問應劭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指鹿事見于史記束蒲事未聞答曰趙高之詐非止一端也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于二世羣臣言鹿言蒲者皆陰誅之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咸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問方文翰時文古有七十士而一朝見者既非檀弓
趙文子管庫之士七十餘家亦非戰國策淳于髡
一朝而見七士于齊宣王所引果何書也答曰此
用呂覽也考呂覽下賢篇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窮巷之中甕牖之下
七十人然七十人非一朝見文翰引用亦稍誤又
荀子堯問篇引周公之言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
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
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

以定天下又家語子曰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又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弭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何敢廢此也又說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又史記及尚書大傳亦載其事而文小異傳聞異辭往往如是

問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折衝字其義云何答曰韓詩外傳注衝衝車也謂敵設此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考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盤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宏所解定注韓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容根曾爲折衝

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時有折衝府唐人田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問尸子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註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與檀弓註異亦可採用否答曰此種字義雖無甚關係然古人一物不知以爲深恥愚嘗欲輯一書將二字各義者悉爲剖晰今未暇也姑就記憶所及牽連書于左方○麼鵠冠子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通俗文云不長曰么細小曰麼○喬戰國策

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註喬王子喬松赤松子

○朋公羊傳何休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果易

艮爲果蓏木之實爲果梅李是也草之實爲蓏瓜

瓠是也○羊庶物異名疏小曰羔大曰羊○麋麋

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或謂鹿之小者曰麋非是

左傳及滎澤見六麋○楨書峙乃楨幹孔傳題爲

楨旁爲幹楨當牆兩端者也幹在牆兩邊者也○

宗禮記疏能知姓氏所出者爲宗能知明神之事

者爲祝○艾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又晉孔晁

註逸周書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耄釋名七十曰

耄

耄髮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黑變色

如鐵也蓋耄者髮白色耋者皮黑色○

租稅

金食貨

志官田曰租私田曰稅○

便宜

齊書顧憲之疏云便

於公宜於私○

巫覡

爾雅女曰巫男曰覡○

臧獲

凡男

僕而娶女爲婦曰臧女婢而贅男爲夫曰獲臧言

有臧者獲言在逃而執回者古者因罪而没入爲

奴婢故有是名○

廣表

國語註東西曰廣南北曰表

○

麒麟

郭璞云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

有肉○

鳳

雄爲鳳雌爲凰○

妬

詩註以色曰妬以

行曰忌○

諱

周禮註死日曰忌名曰諱○

奚

禮記

疏有才能者曰奚無才能者曰奴○

原

學記或原

也或委也本曰原末曰委○

婚

爾雅壻之父爲姻

婦之父爲婚○

吹

說文出氣急曰吹緩曰噓○

恭

禮疏在貌曰恭在心曰敬○

頡

詩傳飛而上曰頡

飛而下曰頡○

武

彭錢二子一名武一名彝居閩

中遂名其山曰武夷山○

詛

書疏以言告神謂之

祝音請神加殃謂之詛○

言

詩疏直言曰言謂一

人自言而人聽之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

倉詩廩

疏穀曰倉米曰廩○

華嶽

中庸載華嶽而不重華嶽

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雍州山鎮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蓋華卽西華嶽乃禹貢之岍山後漢志名吳嶽實兩山非如岱嶽恒嶽衡嶽以華山爲華嶽也○

雲

地理志江南曰雲江北曰夢

○

莊

孟子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莊與嶽皆齊城內

街里之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又戰于莊卽此莊也

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

置郵

孟子

速于置郵而傳命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

鴻雁

詩傳大曰鴻小曰雁。

狐貉

狐性好疑貉性好睡是

二獸。

乾沒

漢書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

楸棘

爾雅

楸酸棗說文棘小棗。

卯酉

篆文爲𠄎𠄎上開爲卯

萬物乘春而出上蔽爲𠄎萬物乘秋而斂也。

涕泗

詩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爛漫

王延壽魯靈光殿

賦流離爛漫爛火之極也漫水之極也漫旁从水

不從火。

汗萊

詩疏下田曰汗上田曰萊。

財貨

論語

疏布帛曰財金玉曰貨○

宙

淮南子齊俗訓四方

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又揚子太元曰闔

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

闕

太史公功臣表明其

等曰閎積其功曰閎○

賓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

禮及大客之儀註大賓謂五等諸侯大客卽其孤

卿司儀諸公相爲賓諸侯之臣相爲國客○

跬禮

記疏一舉足曰跬二舉足曰步○

室

孔穎達曰因

其四面穹隆曰宮因其財物充實曰室○

息

一轉

盼爲瞬一呼吸爲息○

嬰

禮記疏男幼曰嬰女幼

曰兜○

膚寸

公羊疏膚側掌也寸平掌也言泰山之

雲濃密無間不容一手也○

重穆

詩黍稷重穆重穆

一作種稷說文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稷

據說

文則今之種字應作種今之種字應作種二字互易

○文章

考工記青襍者謂

之文赤襍者謂之章○

雷霆

緯略有聲曰雷無聲曰

霆○

股肱

易巽爲股股隨足而動有巽順之意卦形

下開詩赤芾在股是足膝之上骨也肱論語曲肱

而枕之是臂之前節也○

阡陌

風俗通南北爲阡東

西爲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如佛來

經本覺曰如今覺曰來○

蟲

說文有足曰蟲無足

曰豸○

平反

案已定而適輕適重之間酌其中而改

正之爲平罪名出入之間大翻前案爲反反與翻

同○

書名

保氏達書名於四方書點畫之異名聲音

之殊卽象音諧聲也○

枝梧

史記項羽本紀莫敢枝

梧註小枝爲枝邪柱爲梧○

徽墨

易係用徽墨繩三

股曰徽四股曰墨○

歌謠

韓詩外傳有章曲曰歌無

章曲曰謠○

同

周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

也回祿信于聆隧註回祿火神蓋二人名吳回陸

終也○

勾股

直曰勾橫曰股○

性情

中庸孔疏引賀瑒

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

時是性動時是情○

鷓鴣

鷓鴣二物也鷓鴣也鷓也

鷓也皆爾雅所謂茅鷓也能搏捕鳥雀故曰旣取

我子又一種名角鷓鴣也爾雅曰鷓鴣江東人呼

爲鈎鷓其狀似鷓有角怪鳥也夜飛晝伏入城城

空入室室空常在一處則無害若聞其聲如笑者

宜速去之與訓狐相似而實二種夜能入人家拾

人手爪知人吉凶故除爪甲者埋之戶內爲此也

其聲連轉如云休留休留故名鵠鵠江東人呼爲
車載板楚人呼爲快扛鳥蜀人呼爲轂轆鷹皆言
其鳴則主死人也鵠卽鳥鳥賈誼云鵬其實一物
也吳人呼爲魍魂吳球方作逐魂鳥長則食母故
古人夏至磔之而其字從鳥首在木上周禮蒼蒺
氏掌覆天鳥之巢是也淮南子云甌瓦投之能止
鳥鳴性相勝也詩爲鳥爲鷓鷓與鳥二物明矣○

囊

孟子疏小曰囊大曰囊與集註異○

稼

說文種

曰稼斂曰稽○

營

營者營累其土于地上窟者窟

穴于地中見禮運註。

餓

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

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旬饑毋一日餓黃公字說云
饑猶可生餓則至死是饑餓二字亦有別

問五帝之說不一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者
世本及大戴禮家語兩五帝德篇並同此太史公
所採以成本紀者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
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爲五帝者家語別有五
帝篇載之至孔安國尙書序則進黃帝于三皇而
以少昊益五帝皇甫謐帝王世紀蘇轍古史鄭樵

通志俱本之鄭康成則以帝鴻金天高辛高陽唐
虞爲五帝劉恕通鑑外紀則又以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爲五帝其說安從答曰此本無定以夫子之
言歧見家語後儒亦惟以己見進退耳亦猶三皇
之名尙書大傳以爲燧人伏羲神農春秋運斗樞
禮緯含文嘉皆以爲伏羲女媧神農鄭康成宗其
說白虎通則謂伏羲神農祝融潛夫論則伏羲神
農之外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又如五霸
之號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杜註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豕韋

本國語

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

虔說及應劭風俗通並同趙臺卿註孟子則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霸荀子五霸篇則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爲五霸而白虎通又有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之說

問左傳有帝鴻氏賈逵杜預以帝鴻卽黃帝然歟答曰非也按山海經帝律生帝鴻于寶晉紀革命篇鴻黃世及非一民也帝鴻與黃帝並舉非一人明矣

問史記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

望

大戴作句芒

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

曰帝顓頊帝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大戴帝繫

篇並同

是舜與堯同祖黃帝楊用修謂據史記世次

則舜與二女爲曾祖姑人倫之理必不若是或者
上古之世無取同姓之嫌乎答曰此先儒頗多疑
之者今考路史餘論呂梁碑劉航作字爲小篆碑
中叙記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
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產舜命禹行水

道呂梁此條較之史記惟無句望其言系出虞幕
五帝之中惟舜不祖黃帝似得其實而二女之取
非亂姓瀆倫矣按史記紀舜世次可疑者有數端
黃帝傳四世而至堯傳八世而至瞽瞍時代未遠
不應傳世多寡至此可疑一也以堯之親九族舜
爲堯高祖元孫之屬必待四岳舉而後用可疑二
也左傳史趙言自幕至瞽瞍無違命則幕乃舜之
先世而轉闕之可疑三也窮蟬旣爲帝子何至卽
微爲庶人可疑四也則史遷載記所言或有錯謬

歟○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鄭語虞
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合之史趙之言幕
爲舜之遠祖無疑乃韋昭註國語以幕卽虞思係
舜之後爲夏諸侯者誤矣

虞思係
舜曾孫

又金仁山前編

謂舜出于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夫顓頊黃帝之
曾孫也既不祖黃帝則亦不祖顓頊金氏出于虞
幕四字本之左氏最爲諦當祖顓頊三字母乃因
魯語而誤會歟竊謂論舜世次以史趙言爲可據
問日知錄謂史記屈原傳放流一節當在頃襄王之

時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然否答曰屈平既嫉
之之下直接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豈不合拍乃必
加以雖放流睠懷楚國一段者所以盡屈平之心
事結懷王之罪案此序述兼議論史公所以獨步
千古也至于上曰王怒而疏屈平又曰屈平既紕
又曰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則放流明在懷王
矣下云頃襄王怒而遷之者乃又從而遷之使遠
去也如襄公二十八年釋盧蒲嬖于北境昭公三
年又放盧蒲嬖于北燕原非一截事如何可將放

流一節序于頃襄王之時乎

問史記老子列傳儋卽老子考國語伯陽甫言周將
亡在幽王二年至烈王二年已四百七年李耳杲
長不死與答曰漢書古今人表列伯陽甫于幽王
時列太史儋于烈王時是兩人無疑史遷所云儋
卽老子者徒以聃儋音相類又同官太史而譌然
下文言世莫知其然否則仍屬不定之辭也

問共和字或以爲二人或以爲一人敢請其定說答
曰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汲

冢紀年云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
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
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索隱據此
及魯連子以爲共伯和其說甚當按共伯和不獨
見于二書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
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莊子共伯得乎共
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
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
宣王共伯和復歸于家逍遙得意于共首之山漢

書古今人表亦有共伯和師古註共國伯爵和名
問史記秦始皇更命氏曰黔首黔首之名始于秦歟
答曰莊子逸篇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
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是秦以前已有黔首
之名呂氏春秋言禹愛其黔首是書成于秦八年
亦在始皇更名以前李斯上秦王書有棄黔首以
資敵國之語亦在前而禮祭義記孔子之言明命
鬼神以爲黔首則此則正義所謂錄記之人在後
變改之耳

問泰山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獨曰知錄辨爲漢武帝立引史記封禪書及後漢書祭祀志謂皆云立石而不言刻石斷爲漢武無疑亭林又著譎觚十事辨樂安李象先引別史爲謬妄然歟答曰李象先說無確証故不能折服亭林考後漢書祭祀志乃上石立之泰山顛下註引風俗通云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此則刻文現

漢武碑爲無字也亭林所見乃無註監
本耳

問偃伯靈臺說本何書答曰後漢書馬融傳偃伯于
靈臺註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偃伯靈臺
伯謂師節也吳仁傑作兩漢刊誤補遺云按詩旣
伯旣禱說文禡字註以爲旣伯旣禡周官甸祝表
貉杜子春讀貉爲百云書或作禡兵祭也然則伯
與貉與禡皆同音百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
爲位兵不出則偃之伯表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

註謂伯爲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旱旗漢之靈旂則古之伯也

問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二十一年更臘曰嘉平論者以臘爲秦制然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左傳虞不臘矣杜註以爲歲終祭衆神之名然則臘非秦制歟答曰應劭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鶩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蓋周時臘在蜡祭之後雖同在十

月而各爲一祭若秦惠王初臘始皇又改臘爲嘉平漢又改嘉平爲臘則不蜡而專用臘矣

問緯識之學或存或亡其說有可節取歟答曰王子充青巖叢錄云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如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沴歷樞舍神霧禮緯舍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授神契鈞命訣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鈞運斗

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障圖漢舍孳佑助期
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凡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
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讖書緯帝驗期禮緯稽
命耀春秋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及河
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而尙書中候論
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謂孔子旣叙六經
以明天命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
讖以遺來世其書出于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
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

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謀而
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
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
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康成專以讖言經而何
休之徒又不足言矣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
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
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
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
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

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寢微迨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除僞妄使學者不爲其所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惟易緯乾鑿度猶存其他雜于傳記註疏者皆非全本而劉彥和以爲事幽辭富有助文章故義皦之

源鐘律之要瑞孽之符鬼神之狀讀之者皆有取焉有孫穀者採古緯讖語彙爲古微書而漢人內學復得見其緒餘蓋緯讖之書相傳八十一篇其實不止八十一篇也黃庭堅曰九宮之法載于乾鑿度甚明蓋卽洛書戴九履一之圖也陽九百六之義本于易九厄讖京房卦法一卦七分六日八十分之七本易稽覽圖且稽覽圖文有云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政平均風乃不鳴條雨不破塊語皆董仲舒之所

本也禮記所引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易通卦驗東陸南陸西陸北陸出易統圖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貫珠出坤靈圖揚子雲太元其法本卦氣圖蔡邕明堂論云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所入學也俱引易傳太初篇符命之祖起于挺佐輔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出河圖帝覽嬉賈思勰齊民要術所引雖似道家壓勝之術俱本魚龍河圖又古者封泰山禪梁父

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出河圖真紀
鈞河流九曲之說本河圖緯象凡此精言奧旨悉
本緯書然則緯本可採而讖雜以符瑞蓋其書起
于漢中興之前盛于建武之代魏晉以降倚爲符
圖圖令人諱諱令人憚以至梁隋之世禁之燬之
宜也然自昔爲之說者有郤有袁爲之註者有鄭
有宋雖不必全出于孔子總係漢人所補綴學者
略其荒幻之詞取其精微之旨可也彼明堂禮運
何嘗盡屬宣聖之筆哉

問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夷證叔齊名
智字公達齊亦謚也論語疏引之有足信否答曰
少讀史記聞孤竹君姓墨胎氏未理會夷齊名字
此種古人名字亦須博覽如蒼頡姓侯剛見逸史
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莊子註太公望名涓老子
始生名元祿並見路史陳仲子字子終名仲見皇
甫謚高士傳公冶長名芝字子長見范甯論語註
蕙敖名饒見孫叔敖碑蘧伯玉謚成子見高誘呂
覽註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見顏師古漢書註

文種字子禽見吳越春秋他若介之推姓王名光
朱張字子弓接輿姓陸名通伯謠字子輿鬼谷子
姓王名詡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東園公姓轅
名乘字宣明綺里季姓朱名暉角里先生姓周名
述字元道莊周字子休荆軻字次非計然姓辛名
研字文子曹參字伯敬魏徵字元成佛印姓謝名
端卿之類屢經引用然亦有難信者向見日本國
孝經孔安國註云孔子之兄孟皮字伯尼夫聖母
禱尼山生夫子故號仲尼孟皮與九女皆夫子前

母所生豈預知夫子之號仲尼而先號伯尼乎其附會如此

問兗州府志引列仙傳云孔安國魯人嘗行氣服鉛丹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酒如常與世人無異考史漢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作書傳不言學仙則列仙傳妄與答曰此孔安國別是一人非臨淮也猶董仲舒在八仙圖中乃東漢末董永之子非江都也

孟蜀張素卿八仙圖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

壽葛
永瓚

問後漢書孔融父宙字季將官太山都尉融年十三
喪父又稱獻帝建安十三年融爲曹操所害時年
五十六以此上推融年十三時是桓帝延熹八年
也而曲阜孔廟現有宙碑明書宙卒于延熹六年
是宜何從答曰延熹六年是時融年十一非十三
也當以碑爲正金石文可正史書之譌以此至趙
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謂宙卒于延熹四年朱竹
垞又謂卒于熹平四年皆與碑異亦與史殊未審

所據

深源問答

卷八

五

深源問答卷八終

濼源問答卷九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周禮賈疏以鄭康成爲漢大司農北海郡鄭冲之
孫康成註周禮旣屢引鄭司農矣而世又稱康成
爲大司農何與答曰康成所引鄭司農名衆字仲
師章帝時代鄧彪爲大司農又有稱鄭大夫者乃
仲師之父名興字少贛嘗官諫議大夫大中大夫
後漢書稱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衆
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家法相承

與賈景伯父子濟美二鄭俱在康成前故引用言
官而不稱名賈疏所謂先鄭者司農也後鄭者康
成也若康成亦稱爲大司農者以當日公車曾徵
爲大司農也至本傳但稱八世祖崇而不言其祖
名沖魏晉時有鄭沖乃與康成之孫小同同時人
也賈疏以康成之祖名沖無他書可證銘義按康成祖名沖
之說近錢竹汀先生直以周禮疏爲誤引與此條暗合 ○康成曠代大儒後
學當知其實愚近輯年譜一帙以後漢書本傳
爲主而附以他書雖徵引未博亦知人論世之一

助也今并錄後

鄭大司農年譜

漢順帝永建二年丁卯生

本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
時尙書僕射

別傳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

太平廣記

陽嘉三年甲戌八歲

別傳元八九歲能下算乘除

太平廣記

永和二年丁丑年十一

別傳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
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
教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太平
廣記

永和四年己卯年十三

別傳元少好書數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

角隱術

世說新
語註

漢安元年壬午年十六

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異本同
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候

相高其才爲修冠禮

太平御覽

漢安二年癸未年十七

別傳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

時果然

世說新語註

建康元年甲申年十八 是年八月帝崩冲帝立

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年十九 是年正月帝崩質

帝立

質帝本初元年丙戌年二十 是年六月梁冀弑

帝桓帝立

本傳元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
父數怒之不能禁

杜密傳密遷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爲鄉
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桓帝建和元年丁亥年二十一

本傳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

別傳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書兼精

算術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

世說新語

永壽三年丁酉年三十一

本傳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師

事扶風馬融

植字子幹融字季長

按以本傳游學十餘年及年過四十迺歸供養數語考之則西入關當在此時

本傳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

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
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

按馬融卒於延熹九年時康成年四十則別
傳所云在融門下七年當在此後數年也

延熹二年己亥年三十三 是年梁冀伏誅

按馬融於桓帝時爲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免
官髡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則爲冀草奏李固時也復以病去官是其歸
里授徒在梁冀未誅以前

馬融傳融高才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

盧植傳少與鄭元俱事馬融

袁宏後漢紀盧植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元友善

異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心腹謂曰子可以學矣于是寤而返遂洞精典籍

太平廣記

世說新語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

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
元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後漢紀融門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
見元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

別傳時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
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女皆

弗如也

世說新
語註

延熹六年癸卯年三十七

本傳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別傳在馬融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

世說新語及業成辭歸融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

按馬融以附和梁冀爲正直所羞其他非一無足錄者何至忌才如此世說或得之傳聞述征記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一碑

記弟子盧植鄭元管寧華歆等六十人

太平御覽

永康元年丁未年四十一 是年十二月桓帝崩

靈帝立

本傳元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
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按此卽先生自言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
播植以娛朝夕是也

靈帝建寧元年戊申年四十二 是年九月中常
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夷其族

建寧二年己酉年四十三

本傳及黨事起廼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

禁錮

嵩字賓石
見趙歧傳

趙歧傳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

靈帝紀建寧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
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
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
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諸
附從者錮及五族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

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

本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

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迺發墨

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矛以伐我乎

休字邵公任城樊人

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

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升字辯卿代郡人元字長孫著梧廣信人育字

元春扶風漆人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

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元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

別傳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

世說新語註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
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
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
墨守穀梁廢疾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
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
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李邵傳邵弟子歷字季子博學善交與鄭元陳紀

等相結

紀字元方
是之長子

光和元年戊午年五十三

盧植傳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

中平元年甲子年五十八 是年黃巾賊張角起
本傳靈帝末黨禁解

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
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

中平三年丙寅年六十

本傳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
違意遂迫脇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
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卽逃時年六
十弟子河內趙商等

商字子聲能講難
而吃不能劇譚

自遠方至
者數千

北堂書鈔趙子聲遺文書曰北海鄭康成學之淵
府今與業共往視之

抱朴子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也
猶土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

葉本根於是乎庇也

後漢紀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爲己
佐鄭康成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幅巾詣進
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

別傳大將軍何進辟元乃縫掖入見元長八尺鬚
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元多所
匡正不用而退

世說新
語註

申屠蟠傳

蟠字
子龍

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

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

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
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字慈明淑載疾在
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
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
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
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
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

中平四年丁卯年六十一

後漢紀元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辟命一無所就
本傳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

隗字次陽湯之

子紹之叔

按靈帝紀熹平元年十二月以大鴻臚袁隗
爲司空五年十月免光和元年四月以太常
袁隗爲司徒中平二年二月免六年四月以
後將軍袁隗爲太傅此云隗表爲侍中正中
平六年以前隗免司徒爲後將軍時也

中平五年戊辰年六十二

申屠蟠傳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

字元長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
後漢紀中平五年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
儒法雜揉學道寢微處士荀爽陳紀鄭元韓融
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爲衆所歸其
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

荀爽傳論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
徵並謝病不詣

甲平六年己巳年六十三 是年四月靈帝崩少

帝辯卽位八月中常侍張讓段珪殺何進九月董卓廢少帝爲宏農王立獻帝

荀爽傳論及董卓當朝復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年六十四

本傳國相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

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

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

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

司馬

談廷尉吳公

文帝時河南守

謁者僕射鄧公

景帝時

皆漢之

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

史記四人徙太子曰東園公角

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

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

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

于定國之父

僅有一節猶或戒

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
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太平御覽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賤言鄭公
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
事者之勞

孔融傳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司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

按孔融傳融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又云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以在郡六年一語考之則融於

初平元年始爲北海相無疑

司馬彪九州春秋融住北海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

續漢書孔融遷北海相時年二十八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

密縣爲鄭元特立一鄉名鄭公鄉

三國志崔
爰傳注

按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大中大夫孔融融本傳言死時年五十六則融當生於桓帝永興元年至獻帝初平元年年當三

十八續漢書所云年二十八誤也

九州春秋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設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

三國志崔
爽傳注

太平御覽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

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冊乎

按此非孔文舉之言或係王肅之徒僞託耳
麟鼓郊天之說三禮註及他處引用俱無之

邴原別傳時鄭元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傑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青州

有邴鄭之學

三國志邴原傳注○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

邴原別傳原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

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
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邱也君似不知而曰然
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
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
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
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邱
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後原爲郡所召
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
之才乃以鄭元爲計椽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

本傳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相道斷不至
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徒
京師百姓悉西入關

按趙相趙王虔之相也當時董卓欲顯拔幽
滯以塞人望然先生不從何進其肯從董卓
乎道斷不至蓋託辭也

鄭太傅義兵起董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公
業太之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東州鄭元

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諒皆儒生所仰羣士

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

董卓傳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
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

尚書漢陽周玘

字仲遠

侍中汝南伍瓊

字德俞

尚書鄭

公業

名泰范蔚宗父名泰故避名書字而於公業本傳則書泰為太

長史何弼等

字伯求南陽襄鄉人

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

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

初平二年辛未年六十五

本傳會黃巾寇青部

郡國志青州刺史部郡國六濟南郡平原郡樂安國北海

國東萊廼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字恭祖丹陽人接以師

友之禮

孔融傳時黃巾復來侵暴融廼出屯都昌爲賊管
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賊乃散走

按本傳所云黃巾寇青部卽孔融傳爲管亥
所圍事也

三國志崔珪傳字季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

鄭元受學末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

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元罷謝諸生

藝文類聚魏崔

炎

聞北海有鄭徵君當世名儒遂

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都賦

三齊記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

乃避遣生徒崔

炎

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

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

成書帶

太平御覽

伏琛齊記不其城南二十里有大勞山小勞山在

海側太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昔鄭康成領徒於

此

太平寰宇記

三齊記鄭元刊註詩書棲遲于黟山上有古井不

竭獨生細草葉似薤俗謂鄭公書帶草

太平寰宇記

于欽齊乘勞山不期皆康成講學之地文澤涵濡草木爲之秀異

太平廣記鄭元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教僚屬昔周

卷之七
人尊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

太平御覽鄭元漢末遭黃巾之亂客于徐州今孝
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之山棲遲
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
蓋康成允孫所作今西上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
迴五丈俗云鄭康成注孝經于此

陶謙傳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
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
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百姓殷盛穀實甚豐

流民多歸之

按獻帝紀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

山太山太守應劭

字中

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

海渤海太守公孫瓚

字伯珪遼西令支人

與戰于東光

復大破之三年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于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之于壽張蓋是時黃巾已充斥于青兗之域惟徐州竟內晏然故避于此

初平三年壬申年六十六 是年董卓伏誅

蔡邕傳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于色允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初平四年癸酉年六十七在徐州 是年李傕郭

汜作亂陶謙等共推朱雋爲太師討傕汜不果

朱雋傳

字公偉會稽上虞人

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雋時猶在

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

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儼等
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
刺史周乾琅琊相陰德東海相劉馥彭城相汲廉
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
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等敢言之行車
騎將軍河南尹莫府國家旣遭董卓重以李傕郭
汜之禍幼主刼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
是以臨官尹入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
哲雄霸之士曷能尅濟禍亂自起兵以來于今三

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訟詎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胥胥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徵雋入朝謙等遂罷

興平元年甲戌年六十八 是年徐州牧陶謙死

劉備代之

據謙傳興平元年謙病死而荀彧傳謂謙卒于興平二年

三國志孫乾傳先主領徐州牧乾被辟命元所舉

也

建安元年丙子年七十 是年曹操自爲司空

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袁宏後漢紀元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元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敢抄掠

本傳元後嘗病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

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
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
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
田播植以娛朝夕遇闕尹嬪執坐黨禁錮十有四
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
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
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
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旣竭吾
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

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
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
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
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
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
君子之道研鑽弗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
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
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
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

所憤憤者從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
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
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
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
哉

按黨錮事起於建寧二年己酉十月解于中
平元年甲子三月計十有六年此云十有四
年舉其詔下所司之歲月言之

晉書刑法志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

爲漢議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元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行肉刑漢朝旣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

晉書律歷志劉洪作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

世說新語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

怒

郭忠恕佩觿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牆成八字
建安二年丁丑年七十一

本傳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

遣使要

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廼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
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
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
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

獻帝紀建安二年三月袁紹自爲大將軍

本傳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應劭傳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建安元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

九州春秋袁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

華陽國志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
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
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
益於治

建安三年戊寅年七十二

本傳紹廼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
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元廼以
病自乞還家

按先生未嘗爲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世

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伏見
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
爲世儒宗云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爲博士
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

華歆表
見魏志

高貴鄉公紀
裴松之注

袁宏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元爲大司農不至

抱朴子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
府十四辟皆不就

別傳袁紹辟元及去饑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

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南史陳暄嗜酒沉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曰昔周伯仁渡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

建康五年庚辰六月卒于元城縣年七十四

元城隸冀

州部魏郡

是年紹與曹操戰于官渡紹敗走

本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當命終有頃寢疾時

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

太平寰宇記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之礪阜在高密縣城西北十五里

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濰水又北水西有礪阜阜上有漢司農卿塚石碑猶存

唐會要趙商作鄭先生碑銘

太平御覽密州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
後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世
號萬雅梁

晉書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康成
碑爲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

太平寰宇記唐貞觀十一年詔去鄭元墓四十步
禁樵採

齊乘康成祠墓在高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
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高

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
城卒葬于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廟廟
之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
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卽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

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爲鄭母云

唐碑

係萬歲通天間史承節撰開元十三年密州刺史
鄭杳命參軍劉肫刻石今祠中所存者係金承安

五年重

刻本

本傳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
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

語孝經

注謝承書載元所註與此略同不言註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尚書大傳

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成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

衛宏傳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

董鈞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三國志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

世說新語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傳注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註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

君遂爲服氏注

張華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鄭元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元是此郡人故以爲敬

周禮調人疏漢時徐州刺史荀爽文若問元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元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

意所趣

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拜完則傷子道拜后則損

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尙不臣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己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

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乎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

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宮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

聖賢羣輔錄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狀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右魏文帝初爲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

文獻通考漢世鄭元並爲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

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

崇文總目鄭康成易註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崇文總目尙書大傳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元註

文獻通考儀禮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隋經籍志孝經鄭衆馬融並爲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元其立義與元所註餘書不同故疑

之

崇文總目鄭康成註孝經先儒多疑其書惟晉孫
景集解以此註爲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
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
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本傳其門人山陽郟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

河崔

炎

著名於世

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炎魏東西曹掾遷

中尉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年稱淵爲國器嘏

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後皆如其言

孔融傳曹操故著激厲融曰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元

按先生卒後八年孔融爲曹操所殺時構成其罪者郝慮也融深敬先生慮旣爲門人而承望操旨慘戮無辜亦畔其師矣

三國志國淵傳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元別傳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

三國志註

三國志程秉傳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

元

三國志王基傳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
易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

唐會要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
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編
錄其語謂之鄭記

別傳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元
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
爲書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乃遂拔于其輩妻

以女弟

太平御覽

唐會要宋均序詩譜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

本傳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別傳元子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三國志高貴鄉公甘露二年秋八月丙寅詔曰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侍中鄭小同溫恭

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

魏晉春秋小同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
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
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
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
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
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
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

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

經訓而長於元

范薦宗祖父甯字武子晉豫章太守經義每以元爲長也

常以

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顧炎武日知錄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

注傳必曲爲疏通始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

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荆

州其浸潁湛註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

也豫州其浸波澆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澆營軍

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謂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註

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註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註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總衰而環經註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註云祭統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

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壤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鼈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郊特牲篇季春出火註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至魯以無冬至祭天子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註云尸或詁爲主此尸神像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尙

明水殷尙醴周尙酒註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
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
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
人鬢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
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
註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註云子男
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左
氏註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可謂卓然
者乎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
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
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
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代人用其
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
堂

宋大中祥符三年戊申詔封大司農鄭康成爲高
密伯

程敏政宏治元年考正祀典疏至於鄭衆盧植鄭

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
窺聖門所著亦能以發聖學若五人皆預從祀則
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乞將鄭衆盧植鄭元服虔
范甯各祀於其鄉

明史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當更正
者林放籛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
鄉

國朝康熙十九年國子監祭酒王士禎請增從祀理
學真儒疏略曰鄭康成博稽六藝所註詩禮諸經

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
間始以張孚敬之議改祀於鄉公論久鬱此漢儒
之當復祀者也其疏部議未允行

陸隴其靈壽志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年改祀
於鄉然其所註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
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牆之外若以
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
可以一眚掩大德乎

朱彝尊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西漢學士大都專

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
瑕邱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
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
爲之註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
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臨孝成周禮有難何休之
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
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
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
秘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

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於三統九章大傳
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
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
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如未詳者
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
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
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
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明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

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
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
書甄曜度尙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
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
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
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註楚辭乎崑崙者地之
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鳥者陽精也此春秋
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

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
竊有未平矣况鄭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
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
祀孔廟不當罷

雍正二年甲辰復從祀

樂源問答卷九終